

“沉默”的话语意义与交际功能*

李凤琴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要:“沉默”是各民族言语活动中普遍存在的一种交际现象。它关涉到社会、文化、民俗、心理、语言等许多领域,具有丰富的话语意义和强大的交际功能。语言学界一般将其视为非言语交际的一种形式,从语义、语用、交际功能等方面加以研究。言语交际是一个动态过程,人们会根据具体情景与交际目的转换对话语结构进行调整。在这一过程中,“沉默”的话语意义不仅依靠语境进行判断和解读,而且会随着交际情景的发展和目的的转换而变化。这无疑在某程度上加大了推断、解读“沉默”话语意义过程的复杂性。本文力图分析和探讨言语中“沉默”现象的话语意义、交际功能和情感特征,以求对准确理解、正确使用这一含义丰富的交际手段有所裨益。

关键词: 沉默; 空缺言语行为; 话语意义; 交际功能; 情感特征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0)06-0056-4

The Utterance Meaning and Communicative Function of “Silence”

Li Feng-qi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Silence” is one pervasive communicative phenomenon in all nationalities. Silence, which has rich utterance meanings and powerful communicative functions, is related to society, culture, folk customs, psychology, language and so on. In linguistics, “silence” is considered as a form of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and researches are do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antics, pragmatics, communicative function, etc. Communication is a dynamic process, i. e., people will adjust utterance structure according to specific communicative situation and purpose. Within this process, the utterance meaning of “silence” not only has to be understood depending on the context, but also may be chang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ve situation and purpose, which will definitely increase the complexity of understanding the utterance meaning of “silence”. This paper aims at discussing and analyzing the utterance meaning, emotive representation and communicative function of “silence”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this special communicative form.

Key words: silence; vacant speech act; utterance meaning; communicative function; emotive representation

1 引言

言语交际中的“沉默”现象普遍存在。不同民族对这一现象有着不同的解读和表述方式。作为人类交际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沉默”在俄罗斯学界已有 200 多年的研究历史。起先的研究先后集中在哲学、生理学、心理学、社会语言学等领域,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起,“以人为本”的语用研究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语言与“语言主体”甚至“人”成为俄罗斯语言学家关注的焦点,“沉默”现象随之进入语用学的研究领域。尽管语言结构和和文化

内涵存在着诸多差异,“沉默”在各种语言中的适用范围却颇为相似。这一点,无论在词汇释义还是在话语交际中都可以得到验证。

汉语词典对“沉默”的释义是:(1) <形> 不爱说笑,沉默寡言;(2) <动> 不说话(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2006: 167)。俄语“沉默”现象可以分别用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表述,动词的释义是:(1) 沉默,不说话,不吱声;(2) 寂静无声,沉寂;(3) 隐匿不说;(4) <转> (感情、感受等) 藏而不露,不表露,不流露,不显露(黑龙江大学辞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俄语主观意义研究”(10BY099)和黑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语词与语句中的说话人意义研究”(08D018)的阶段性成果。

书研究所 1998: 2394)。英语“沉默”的释义与俄语相近,只是上述意义多用不同的短语结构表达。由此可以看出,“沉默”概念是在“说”的背景下形成的,是“说”的第二属性。打破“沉默”只能在“说”的基础上,话语的开始不使用这种表述。正如开始沉默的只能是说话人,而开始说话的未必是事先沉默的人。也就是说,说话在沉默之前,但说话未必由沉默引发。这种认知方式的趋同性是分析、研究话语中“沉默”现象的基础。本文拟以俄罗斯学者的相关观点为依据,结合汉语语料,初步探讨言语交际过程中蕴含话语意义、具有交际功能的“沉默”现象。

2 话语意义

从词汇意义层面看,“沉默”的内涵等同于动词否定形式“不说”。倘若这样,沉默的意义就无可研究。但是如果从言语交际角度看,“沉默”与“不说”二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尽管“沉默”以说话为前提,但没有说话并非都是沉默。“沉默”具有实施言语行为的能力,而“不说”不仅失去这种预设,而且可以意味没有言语能力或不掌握某种具体语言。在某种社会、文化背景下,使用言语是规范行为,“沉默”通常表达的是违反规范的行为,一旦这种行为获得社会意义并打上标记,“沉默”就成为由人控制的言语动作,从而获得可被各种副词修饰的实际意义和特征”(Аругонова 1994: 178)。可见,“沉默”表达的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控制行为,蕴含着说话人一时难以表达或不愿意表达、不方便表达或无法表达的多种思想、情感和复杂的心态。

Аругонова认为,沉默是交际活动的最高形式,是表达或者传递心理感受和感情的纯粹方式。“按照她的观点,沉默是一种有意义的空缺言语行为(нулевой речевой акт),对它的理解必须依靠交际语境,对它的描述断然离不开上下文。”(周民权 2009: 4)根据语言学中的结构缺失理论,我们可以将言语交际中的“沉默”看成一种言语形式的缺失。这种“缺失”同“零符号”、“零能指”一样,形式的缺失使其更具想象空间和隐含意义。交际中言语形式的缺失(沉默),以语言形式动词“沉默”表述。也有学者将这种“沉默”称为言语活动中体现社会文化特征、判断推理、控制情感、传达心理语言过程的“间歇行为”(杨平 1996: 2)。话语“间歇”意味着话语的“继续”。可见,沉默不代表思考的停止,它是话语准备过程,是为促使事物向着交际者主观意愿方向发展而保持的一种理性选择。因此,“沉默”不仅具有话语意义,传递言语信息,还能真实反映交际者的心理活动过程。

对言语交际中的沉默现象应该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事实上,沉默在不同语境中被赋予各种不同的含义,在语言实践过程中分为“积极沉默”和“消极沉默”:“积极沉默包括默认、沉思、羞涩、威严、默契等行为,所以

有‘此时无声胜有声’、‘一切尽在不言中’、‘沉默是金’等说法,而消极沉默指逃避、不悦、拒绝、挑衅、放弃等非言语行为。由此看来,消极沉默在交际过程中或多或少带有否定、贬义的色彩”(姚芬芳 2009: 106)。也就是说,在不同语境中,“沉默”分别表达肯定或者否定意义,有时甚至带有评价意义。

2.1 肯定意义

巴赫金认为,话语必然依附“人”这个主体存在。“在每一个表述中——从一个构成的日常话语到科学或文学的鸿篇巨著——我们都能够掌握、理解、感受到说话人的言语意图或言语意志,它决定整个表述及其规模和界限。我们可以想象出说话人想要说什么,并用这个言语意图、言语意志来衡量表述的完成”,“说话人的言语意志首先是在一定的言语体裁的选择中实现的”(Бахтин 1986: 270)。一般说来,言语交际中的一个成分在语义上一次只与一个成分有直接指涉关系,沉默的话语指向可以是对前面话语的赞同、支持、同意等肯定的话语意义。例如:

①大家为之一楞,猜出了“班长”不平常的用意。他们知道此时沉默是最好的回答。

②他说这番话的时候,那位女部长就坐在他身边,一言不发,沉默已经说明她对参谋长意见的赞同。

2.2 否定意义

Крейдлин指出,“在对话中,特别是在社会交际中,沉默具有另外一种功能和语用特点:它常常等同于未发出的言语反应或未完成的体态动作,表达的不是同意,而是回避对话、放弃或者抗议”(Крейдлин 2005: 27)。语句的否定通常不是否定句子的真值条件,而是否定肯定句中负载的已知信息。“沉默”表示否定意义时,相当于隐性否定词,其语义指向是邻近的其他词(主要是动词)。例如:

③记者请他评价一下与他合作过的一位当红影星,他沉默了。

在③中,“沉默”的语义指向记者(评价他人)的要求,明确表示交谈者拒绝评价自己的合作者,是对记者要求的否定。

④新娘边哭边提议新郎到法院告这几个闹房者侮辱女性,然而新郎却沉默不语。

④表明,新郎不赞同新娘的主张,没有告闹房者的意愿。“沉默”表达他不同于新娘的想法和对新娘提议的委婉否定,揭示新娘、新郎在对待同一事件上不同的心理反应和态度。在此种情况下,新郎的沉默可以避免言语冲突,并可能改变新娘告状的想法。

2.3 评价意义

评价意义不是某个词独有的特征,或者至少不是只有评价词才有的特征。评价在句子命题结构中通过语义谓词体现出来。含有评价意义的“沉默”,蕴含着耐人寻

味的文化哲理。例如:

⑤ 有了这本《讲真话的书》,算是有了荆棘中的一条路,于是,沉默也就是另一种发言。

⑥ “一见到垃圾——错误就是垃圾——我就拿扫帚扫干净。”他还说过,“沉默是穷人唯一的朋友。沉默也是一种力量”。

3 交际功能

Корнилова 曾给沉默现象下了一个概括定义“沉默可被视为一种多功能的交际单位,在一定的社会相互作用(对话或拟会话)条件下充当交际策略”(Корнилова 2002: 215)。按照她的观点,“沉默”作为一种言语行为,具有一系列交际功能,并对交际策略的运用产生各种反应,而沉默的本质特征描述与量化评述(长度、感情色彩、意向性、真/伪、符号性)相互变换,则取决于沉默所赖以存在的民族文化特点、沉默主体(性别、年龄、社会地位)以及交际语境的特点。另一位学者 Формановская 则从体态语视角研究沉默,认为沉默是一种有效的非言语交际手段,并将其分为“听话人的沉默”和“说话人的沉默”两种类型。“第一种沉默是听话人的角色义务和礼貌合作行为,并且发出自己参与交际的言语和非言语信号,如点头、注目、发出‘嗯’之类表示认同的感叹声等,以此来确认自己对于交际的关注与理解。听话人这种规范性的沉默符合说话人的预期;另外一种沉默则属于说话人的角色,当听话人等待他的话语反应时,他却一言不发,其言语符号呈零位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根据上下文、交际语境和交际双方的相互关系等,将沉默诠释为一种独特的、含有意愿及感情评价色彩的言语行为。”(Формановская 1998: 282-283)

表面的沉默是内心活动的表现,新的交际行为就是在这种模式中酝酿和产生。交际双方,特别是听者,必须充分认识到“沉默”这一隐而不见的功能,从而对进一步的交流作出应有的推测,而不应将一方的沉默看成是消极、被动的交际行为,甚至是交际的终止。“沉默”这种行为方式不仅具有很强的交际功能,还具有话语转换衔接作用。这种情况大多是由于互动参与者的沉默导致,言语相互作用受到背景条件的限制。例如:

① 张伟的母亲也在电话里劝儿子赶快回来主动坦白自首。长时间沉默之后,电话那边终于传来了“我愿回去投案”的回答。

在母亲的劝说和得到儿子答复过程中的一段“沉默”,体现儿子内心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情感挣扎,并最终促使决定(答案)的形成,使事件向着母亲预期的方向发展。又如:

② 谈判桌上互相对峙。沉默的对峙。沉默。沉默。沉默持续了132分钟。

相对无言的132分钟,恐怕创下了谈判史上沉默最长的记录了。谈判桌前双方长时间的沉默终于使事情发生了转机。成功的沉默使对峙的一方放弃了初衷,而使坚持的另一方实现了交际意图。

4 情感特征

除话语意义与交际功能之外,“沉默”还具有丰富多样的情感意义。其表现形式与“沉默”主体所处的社会环境、民族习性、思维模式和文化理念密切相关。俄罗斯学者从社会性别语言学视角研究“沉默”的情感意义,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富有感情,因而在日常交际中对于过多的话语没有什么严格的限制,爱说话是她们的天性。“说话过多、饶舌、闲扯被认为是典型的女性特征。不仅如此,过去和现在都有一种看法,即认为真正的男性不应该饶舌和搬弄是非。否则,就应了一句话:搬弄是非的男人比肮脏的妓女还要糟糕。”(Крейдли 2005: 30-31)基于这一原因,女性一旦沉默,其行为则被视为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在许多文化中,男性长期以来居于统治地位,女性只能居于从属地位,在社交场合保持沉默。这种沉默同男性的沉默截然相反,可能与“伺机而动”的策略相关,即在不得已的沉默中寻找说话的机会。除了上述迫不得已的沉默(вынужденная молчаливость)之外,俄罗斯语言学家认为女性的沉默还包括“表面上的沉默”(внешняя молчаливость),其表现形式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一些帝王与达官显贵的妻妾或宠妃常常使用这种策略,在众人面前保持沉默,不干涉政治与社会问题,但背地里却不断地“吹枕边风”,从而达到掌控朝野,主宰国家命运的目的(Корнилова 2002: 216)。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表面上的沉默特征在普通的女性身上也有所体现,例如妻子之于丈夫,女友之于男友等等。

笔者以为,“沉默”的情感意义不仅仅体现在社会性别差异方面,大凡与人的言语活动有关的言语交际行为,都能够从不同层面凸显出这种意义。语言学之所以对情感进行语义和语用层面的分析,是因为情感的意义和语用价值都与特定的文化相关。情感是人在特定情境中的心理感受,它通过某种外在形式被人所感知并产生某种影响。特定的情感可以投射到特定的行为之上,对行为产生推动作用。“情感不仅是一种心理状态,它也是情感化行为的发生语境,它是言语事件得以展开,言语行为得以实施的情感背景。”(何刚 2003: 37)“沉默”可以传达交际者的各种思想情绪、心理过程,可以表达人类喜怒哀乐的全部情感状态。

4.1 思念

① 当记者向正在神采飞扬地介绍情况的马里问及家中小孩时,马里的语气明显地顿了一下,只说了一句“今年14岁”,然后便是长长的沉默。(张磊 2003: 11)

该例是记者采访援藏干部时的一段描述。马里说完上述话语之后,眼圈渐渐变红,然后用力地咬牙,转过了头,几分钟过去了,马里才颇有些歉意地说“只是想孩子”。这段长达几分钟的沉默表达的是一种对孩子深深的思念与歉疚,这种情感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引起会话参与者的高度共鸣。

② 当我确信真的看不见他身影时才敢回头。用沉默代替语言,这种特有的交流方式,从小父亲就传给了我。

例②是父子分别时的情景。父子间道别的话语、分离的感伤尽在不言之中。此情此景中的“沉默”,不仅使离别的感伤、思念得到充分的宣泄,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父爱如山”的理念。

4.2 悲伤

下一例句的背景是,美国历史学专家詹姆斯·布拉德利在《飞行员》一书中揭露了二战中日本士兵曾残忍杀吃美军战俘(飞行员)的惨闻。60年后,这一惨案被公布于众,并告知飞行员亲属。

③ 当得知上述恐怖的事实后,布拉德利说,“所有人的第一反映都是:沉默,无语的沉默”。(詹姆斯·布拉德利 2004: 49)

布拉德利还透露,美国前任总统老布什的第一反应也是长时间的沉默和不住地摇头。布什没有太多的震撼或惊恐的反应,毕竟他也是一名老兵,是经历过战火洗礼的一代人。事隔60年后,人们的愤怒已被时间冲淡,留下的是心头无尽的悲伤和对战争的反思。

此外,沉默还可以表示无奈、抗拒、羞怯、敌对、冷漠、轻视、顺从和恭敬等情感语用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沉默”往往伴随着其他非语言行为同时使用,例如面部表情、眼神、体态动作等均可成为对交际者所传达的信息作出正确判断的依据。

5 结束语

话语沉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话题内容、专业程度、话语风格、交际双方的性别、年龄、性格情绪、兴趣和动机等多方面因素。同时,“沉默”的使用还与话语活动相关的合作原则、礼貌原则、面子原则以及文化背景、民族社会心理、思维模式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

言语交际是一个动态的心理过程,人们会根据具体情景与交际目的对话语结构进行调整,“沉默”的话语意义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心理过程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因此人们易产生错觉。”(桂诗春 1985: 2)这会在某种程度上加大推断、解读“沉默”话语意义过程的复杂性。在许多情况下,“沉默”的语义是模棱两可的,甚至是令人琢

磨不定的。交际者不易把握它可能给对方带来的影响,而对方如何看待、思忖这一现象也是难以揣摩的。在跨文化交际中尤其如此。如果交际一方不能确定沉默的含义,他就不可能知道对方的想法与态度,双方的交流就会出现障碍。因此,对交际中“沉默”言语意义的解读除了语境,还要根据交谈者的面部表情、说话态度、语气、语调等进行推断。这些非语言因素在交际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出来,成为解读“沉默”言语意义不可或缺的条件。

注释

文中未标出处的例句均出自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国中心语料库。

参考文献

- 桂诗春. 心理语言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5.
- 何刚. 情感表达——文化语境与行为[J]. 外语学刊, 2003(1).
- 李杰群. 非言语交际概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姚芬芳. 女性涉外秘书的语用特征[J]. 湖南第一师范学报, 2009(2).
- 杨平. “沉默”的语用功能和文化内涵[J]. 山东外语教学, 1996(2).
- 詹姆斯·布拉德利. 飞行员[M]. 段维玲等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 张磊. 思念是一种煎熬(援藏采访札记之五)[Z]. 新晚报, 2003-11-28.
- 周民权. 俄罗斯语言学家对言语行为理论的贡献[J]. 外语学刊, 2010(3).
- Арутюнова Н. Д. Молчание и чувство[A]. 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языка. Язык реч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C]. М.: Наука, 1994.
- Бахтин М. М. Проблема речевых жанров[A]. Эстетика слова и словесн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C]. М.: Наука, 1986.
- Корнилова Н. Б. Молчание в культурной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гендерный аспект[A]. Гендер: язык, культура,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 [C]. М.: Рудомино, 2002.
- Крейдлин Г. Е. Мужчины и женщины в невербальной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M].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5.
- Формановская Н. И.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единиц общения[M]. М.: ИКАР, 1998.